



烘 箩

■陈学阳

腊月的风,暗藏刀锋,在旧泥瓦房里四处钻。母亲找出藏在床底下的两个烘箩(火笼),探着身子从灶膛夹红火炭。火光映得母亲的脸色红润润。红火炭上覆热草灰,整平,压紧,擦净边缘,一个给奶奶,一个递给我。

儿时,老家的冬天是从烘箩开始的。有烘箩的时分,寒风似乎歌缓了脚步;有烘箩的地方,就有不灭的温暖。

奶奶接过母亲递来的烘箩,外围长裙,戴上袖筒,坐在提着烘箩的老人堆里拉家常。懒猫儿趁势跳怀里,眯着眼,蜷缩成毛茸茸的球。在奶奶的抚摸下打起呼噜。满爷爷驼着背,用一根小棍在钵里搅几下,嘴含咖啡色的长烟筒,伸向烘箩点烟袋,“吧嗒吧嗒”抽着,淡淡的烟雾在烘箩上缭绕。他们把烘箩塞进衣襟或长裙,大腹便便,慈祥自若,像庙里尊尊佛像。我在外玩要好一阵子后,凑过去,将冰冷的小手插入奶奶的掌心下,放到热乎乎的手上煨。每次,奶奶都用布满皱纹的老手,揩去我的鼻涕,捏着我红萝卜似的小手,瞬间,一股暖流涌遍全身。

“看你这小手,冰块儿,莫再出去,奶奶给你煨豆儿!”奶奶用小棍拨开火灰,丢几粒黄豆,盖上,不一会儿就冒出几缕细细的青烟,夹杂着香味飘散开来,弥漫在银发间,激醒了猫儿的梦,捺得它涎水流。拨开,夹出,凉冷,搓净,丢我嘴里。我“嘎嘣”一咬,做个鬼脸,又跑出去玩了。奶奶转过脸笑骂:“你果甲鬼,冻不怕!”山里的村小,窗户没装玻璃,风呼呼作响。我们上学也带烘箩,裹几块火屋(木炭)塞包里备续火,烘箩放课桌底下,脚踏上去,暖烘烘的,我们专心致志听课。做作业时,手麻,把烘箩提上来,伸手烤一烤,暖了,接着写。偶有烘箩提到学校时,烟雾缭绕,被调室外,像个罚站的孩子。课余时间,我们还围拢一起,比谁的烘箩里的火力更足、更耐久,谁煨的东西最多、最香,回家央求母亲用质地坚硬的枣树枝或兜脑根(疙瘩柴)烧火屋。有时,家里烧毛草,火细,易熄,伯娘婶娘会主动给我的烘箩夹木火炭。那时,家里的孩子多,不是人人都有精巧的烘箩带上学。我家有两个烘箩,奶奶用一个,我和哥共一个。母亲要我们像爱护书本一样爱护烘箩,再三叮嘱:雨雪天路滑,小心拎着别摔坏,放学后千万记得带回家。同学们带的烘箩大同小异,容易混淆,母亲怕我们拿错或弄丢,在箩身标了个记号。哥后来用废旧的瓷壶做甩火筒,两边各钻一小孔,穿铁丝,做提手,装刨木花或桐

子壳,一甩一甩的,火细了,晃几圈,甩火筒玩玩还行,取暖比不上烘箩,常烫伤手脚,母亲很忧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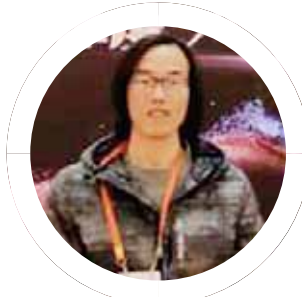
冬夜的农村,朔风推搡着窗棂,使劲往门缝里钻,泥瓦房像掉进一个巨大的冰窟。床上,垫的是草垫和草席,没有毛毯,薄薄的一床旧被,又冷又硬。上床后,人感觉躺在冰凌上,脚不敢伸直,蜷缩一团。母亲给烘箩换上刚烧的木火炭,拍拍底盘的灰尘,放进被窝里,我和哥抢着搁脚。烘箩,移过来,挪过去,来来回回,在被窝里被偷偷地争抢,直到母亲听见我的哭闹声,一番责骂后,重新放回被窝中间,才善罢甘休,开始安心睡觉。被窝焐暖后,迷迷糊糊中,母亲将烘箩提下床,放到离床稍远之处,烘上湿袜子湿布鞋。

见我们兄弟俩时常争烘箩,母亲担心抢翻着火酿成事故。她嘴上没说,却早已暗下决心,适时再添置一个烘箩。

有一年,家里的谷箩坏了,父亲请来邻居编篾活儿的老师傅陈师傅修补。陈师傅砍下沙土当阳的鲜竹,除枝去叶,箭头抵墙,后头扛肩,“噼噼啪啪”响尾蛇似的脆响,如裁缝裁布剪成两半。薄单单纸片般的篾条吐出手来,均匀光洁,滑溜溜、柔嫩嫩的,若柳条儿。补完箩筐,没等母亲开口,他就说用余下的青篾条和细竹片织个烘箩送给我们。篾条,浪儿般在他怀里滚动、跳跃,嵌入、拉出、压下、覆盖、交叉……箩腰细,盘口大,箩身像小姑娘的收腰裙。织完箩身,放入瓦钵,修上盖边(留拳头大的口子),配个倒“U”形把手,经20多道工序,足足两小时才完工。母亲提起细密结实、漂亮精致的烘箩,左看右瞧,仔仔细详,乐得像只喜鹊。随后,她端出一碗满满的热点心,埋两个荷包蛋,递给陈师傅。

在那个“红薯当饭饱,烘箩作棉袄”的年代,烘箩是温暖的象征,见证了乡村礼仪风俗。孝媳贤妇总是自觉在寒冬早晚备好烘箩给长辈取暖;家里来客,主人热情招呼,赶紧翻火添炭,递上暖暖的烘箩;辞旧迎新的大年三十,烘箩的木炭满旺经久,余火延续到初一;女儿出嫁,嫁妆备好烘箩给长辈取暖;女儿把父母的温暖带到婆家,一辈子温温暖暖,永不忘娘家。

今年六月,破旧的泥瓦房在暴风雨夜坍塌,屋里的旧物全部覆没在废墟中。清理时,我找到一块烂钵片。



为一株麦草准备好黄铜和枣木

■张远伦

我是那么喜欢黄铜
它能够将喜庆的音韵共鸣到更清亮
将悲伤的声调吸收到更呜咽
一块老黄铜,早就做好了准备
等着一根细长的枣木开了孔,
安上去
最后,它要等着那株最好的麦草
等着那株麦草做成口哨
插上到喇叭的顶端,像等着自己的灵魂

静静地回来,进入去年的位置
发出音乐的指令。黄铜在神龛下
轻轻地颤抖,而枣木也清理完自身的木屑
等着那株最好的麦草
将自己唤醒。这些古老的、坚实的金属质和木质,必须以草芥的质地来激活,来把音乐,调整到即将泄出的状态,像积攒在节气上的喜庆
和悲伤,回到了曾经的出口

尹朝晖荐诗

张远伦,苗族,1976年生于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。作为中国当代诗坛活跃度较高的诗人,他的诗歌,“不遵循那种理念先行的套路,而是来自他细腻的观察和体验。他善于抓住那些生动的、鲜活的细节,展开绵密的抒写,其意象和思维的新奇往往超出我们日常的感悟和思考”(诗评家蒋登科)。

他的一首《我有青菜虫般的一生》——“那附在菜叶的背脊上,站在这个世界的反面/小小的口器颇有微词,隐居者/多么像我。仰着头,一点一点地/咬出一个小洞,看天。”以一个在生存主流生活的反面、以菜叶为背脊、用一个颇有微词的口器抗争出呼吸小洞的青虫视角,写出了生活底层颤巍巍的痛,是泪点非常高的一首诗歌。

关于诗歌,有很多共识。譬如语言,它永远只是引子,只是诗情触发的一个媒介。一如绘画,吴冠中有一句流传颇广的话:“笔墨等于零。”他的意思是,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,其价值等于零。再如语言的变异性、写意性、跳跃性,用庸常的词语意象,写出语言的陌生感等等,都是我们解读一首诗歌的钥匙。

张远伦的诗歌气质,具有异于常人的语言美和来自巴山蜀水的风情美,他用最低处的意象,写出最高的诗歌神性。诸佛寺、诸佛村、乡村诸神以及啰尔调、娇阿依和盘歌,都是贴着张氏标签的意象。他的诗歌,历经唯美——异化——通灵的过程,“灵魂”,是他拷问诗歌出现频率较高的意象,通过语言的碰撞、摩擦、抚摸,架构出他诗歌隐喻化的神性禀赋。

这首《为一株麦草准备好黄铜和枣木》,我们先提取黄铜、枣木、麦草三个标本,一些庸常之物,甚至贱如草芥的麦草,诗人依次铺开,从黄铜的悲喜开始,以枣木的开口过桥,以待那株最好麦草。黄铜的等待带有轻微颤抖,枣木也羞涩地清理下自身的木屑。麦草的意义,就是安放到喇叭的顶端,以草芥的质地,依次激活枣木、黄铜潜伏的灵魂,等待神龛神光的召唤,静静地回来。

世间万物,都是上帝合理的安排。它们的贵贱之躯,都是表象,最低处的托身,往往站在精神的最高处,譬如麦草。它们的悲喜,只有放在合理的位置、通过合理的组合,才能调整泄出的状态、找到合适的出口。

回到青菜虫,即便是靠一口一口地咬出小洞来看天的贱弱之躯,也和麦草一样,渴望有一个野百合的春天,渴望来之天上神的光,唤醒自己的灵魂。

娓娓道来,没有多大的意象转换错位,也没有书法飞白般的气息断流,情绪的表达按着音乐般的强弱和节奏对比,律动在一个起伏的线上,没有给读者设置大的阅读障碍,这也是我喜欢和推荐这首诗歌缘由。

巴山蜀水千江月,张远伦诗歌的人性深度和神性高度,是“生存、生活、生命、情绪、信念的综合体”。我们盛赞春天绽放的一朵花,有的是感动于她盛开的模样,有的是感动于她散发的味道。



荐诗诗人简介:

尹朝晖,湖南邵阳人,湖南省作协会员,衡阳市诗歌学会副会长,出版过诗歌专辑《暮色四合》《五行》等。

荐诗诗人短诗欣赏:

古董记

皇上放榜已近月余,状元探花各得其所
蟾宫折桂之士准备入手青铜、玉器和字画
落魄书生还在筹措回乡的盘缠

这年成雨水稀少,市场也不景气
各行当成交一地鸡毛,更何况慧眼太少
打眼的人把上周断代成西周

没有理由矫情啊,九月还有好多事
譬如卖房子、写契约、钱庄还借贷
越明年,终归还是想回到自己的科场

寒露之后是霜降,落单的影子无法抱团
徐娘半老的瓷器渴望一铤银子的温暖
无人检漏,我明明是一只遭排挤的永乐青花

朗读者简介:

张利峰,成章实验中学音乐教师。曾担任“美丽衡阳”新作品声乐大赛、衡阳市青年教师音乐会、衡阳市中小学建制班合唱比赛等活动主持人。

想用我的声音抵达你的心灵,让我们一起徜徉在诗的海洋,诗意生活。大家好,我是张利峰,来自衡阳市朗诵艺术协会。

祁东的冬天

■彭建华

立冬·水杉林

“删繁就简三秋树”,郑板桥的这半句题联,在这里似乎没有任何意义。虽是湘南之秋,也有凛冽的寒风,不但对祁东东壁塘河两岸水杉不能行使“删繁就简”之能,反而让数丈高空的绿意越发浓厚。忽一日,再去看它,曾化不开的绿,居然被两行巨笔挥就的褐色所涂抹。一个不经意的转身,又是一道靓丽的风景。人说,冬来了。即便是冬,也需浓墨重彩来渲染。除了水杉,再看鼎山红枫,还有别处银杏,你便晓得:祁东的冬天,就是这么傲然。

小雪·熊黑岭

这是竹的海洋。我曾数次领略其万种风情,记忆尤为深刻。还是板桥先生远见卓识,虽不曾来过熊黑岭,但他的“新竹高于旧竹枝,全凭老干为扶持”所写,不正是这里景象的形象描绘吗?小雪也罢,终是难以见到雪花纷扬的场景。

如是等待,还不如走进熊黑岭,看新竹未曾出土先有节,老竹凌云却无心,将一场想象中的洁白无瑕托付于它的青翠,滤却一身凡尘。

大雪·政府广场

每当璀璨的灯光点亮夜空的时候,这场“大雪”,总是如期而至。这场“大雪”是柔性的,看那一群群大姐、阿姨,你便知晓。也是刚性的,听那一曲曲舞曲,你便神会。似乎,这个名为“大雪”的节气,在这里也只能名不符实。它预示的寒冷,都被灵动的舞步融化。也许,那飞扬的旋律,就是精灵而

冬至·王如痴故居

这是一个从寒冬里萌芽,历经萧瑟、壮烈、沉寂,而后崛起之红色之地。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“为了革命,我如痴如醉。”王如痴用他铿锵的誓言,喊出了一个真理。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。恰如一蓬篝火,燃烧了84年,愈发炽热。一场主题教育,从这里拉开序幕。历史传承,现实融合,在一场场参谒、聆听中,完美体现。虽是深冬,却蓬勃春的意象。

小寒·四明山

“四望周围,界线皆明。”这不是说的山势之高,而是气象之雄。身为祁东海拔之最,这是无法选择的抉择。其实,山也似人,站在那个位置,就要有那份担当。也许,有点高冷。但,它却是最接近蓝天的地方。看终年气象万千的白云,你就知道蓝天胸怀的广阔。——山也有不懈的追求。

大寒·梅塘烟雨

也许,这时的祁东大地真的下雪,早就银装素裹了。然而,古人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的意境,你却能在一处胜景领略。梅塘烟雨,将是独一无二的选择。试想,浩瀚天空大雪纷飞,一池碧水烟雨迷濛,这番无缝的对接,又该是如何的震撼?这该是人间仙境。难怪,天子岗,仙人山,环顾拱立。此刻,如捧一处临池小室,倚窗品茗,闲话三三,心底的无边春色,将在银色世界中款款漫开……你看,祁东的冬天,又是如此浪漫而温情。

